

橋一臨，至則四壁皆懸書畫，視之，皆已昨日爲老人所作，始知老人乃贖商所使，而已則已受老人之騙，然已無可如何也。」（清朝野史大觀）

這種內心的矛盾，常使畫家感到極大的苦痛！鄭板橋的理論是可以代表「八怪」之一般的情緒與智慧的：「寫字作畫是雅事亦是俗事，士大夫不能立功天地，安養生民；而以區區筆墨，供人玩好，非俗事而何！東坡居士刻刻以天地萬物爲心，以其餘閒作爲枯木竹石，不害也。若王摩詰，趙子昂輩，不過唐宋間兩畫師耳！試看其平生詩文，何曾一句道着民間痛癢？況若房、杜、姚、宋在前，韓、范、富、歐陽在後，而以二子廁乎其間，吾不知其立何等而立天地矣！門館才性，遊客伎倆，只合剪樹枝，造亭榭，辨古玩，鬥茶茗，爲掃除小吏作頭目而已，何足數哉！……」把做藝術當作「消遣」方法之一種，自是一個極大的錯誤觀點，中國的文人畫（就是「墨戲」或「水墨畫」）的發展，恰好也正是從這種錯誤觀點上發展下來的，關於「墨戲」的發展，我已有專文論牠，在八怪之前，尚有石濤八大，徐文長之流；上溯之，始於唐代之「南宗」；盛於宋代「四君子」之入畫，迨至「揚州八怪」更益發展了「筆墨氣韻」的極致！如：金、羅、黃擅長「人物」；汪、高、兼長「山水」；李方膺之蘭；李鱣，鄭燮之「竹石」，「花卉」，標新之異，可謂「冠絕一時」！然而論到他們的繪畫「內容」，不外統是「逃避現實」，不外統是「詠歌自如」而已！其有例外的少數作品，「八怪」中只有一個「後起之秀」的羅雨峯，他的「賣牛圖」，是具有社會的現實生活之價值的創作，他居然有「感動富戶

收令贖牛」的故事（見蔣心餘爲他作的「典牛歌」）；更著名的，有羅雨峯作的「鬼趣圖」，雖然是未能免去迷信的色彩與幻想的神秘，雖然仍是「地獄變相」一類的遺香，而「鬼趣圖」却是傾向諷刺社會的創作。這可以證明「八怪」的作風雖是「寫意」的「墨戲」，但我們要想把他拿來表現有社會意義的與革命內容的題材，那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實，而且如果畫家能夠應用這種豪放的作風，將必然的可以得到新的創作收穫吧！

二十五年夏於巴黎。

曼殊遺詩

蘇曼殊

畫意廼文詩兩首

株株柳綠覆長隄。岸接斜橋橫水低。沽客酒錢懸杖策。老農村雨帶鋤犁。孤帆遠映山頭樹。細草春環樓外溪。圖畫看來如一。蕪煙盡處到城西。

孤雲暮逐鳥飛低。望遠來兮西復西。湖水碧連青草岸。板橋紅到綠楊隄。蕪煙斷隴高迷路。細雨春花落滿溪。扶杖一人閒立久。株株樹盡看鴉棲。

上詩予得之于林君鐵尊處，原詩猶作者之手跡也，且知此二詩爲全集中所未收，特爲刊佈，以饜愛讀曼殊文字者。（原跡仍藏林君處。）

天行附及。